

明

齋

小

識

清

諸晦香輯

第三冊

進步書局校印

PDG

明齋小識卷六

清 青浦諸聯晦香輯

古本大學

吳小南乙卯會試題為民之所好二句。出闈以文呈封君酉亭先生。謂其講下糾纏民之父母。是已犯下。必被紅勒。不意是科竇東臯先生主試。謂古本大學本無下句。而以講下文為合式。遂掇巍科。

九峯築室

九峯公諱國鄧。字越臣。一字乾一。又字琴莊。號勿庵。別號松槎。因讀書九峯別業。學者稱爲九峯先生。云年十九。爲郡學生。比遭兵燹。家業播遷。無用世意。故情山水。與二三友生。相浮紙飲。醉乃慷慨狂呼。時或罵坐。陵轢貴公。睥睨一世。醒時輒悔。悔則鍵戶謝客。深自緘晦。時有感觸。又復肆酒玩侮。以消塊壘。未幾。登順治庚子賢書。辛丑成進士。未廷對。南歸省親。會奏銷獄起。被擯落。遂絕意仕進。傾橐中金。搜治巖壑。疏鑿川流。發奇剔隱。於鳳凰構一峯。梧館。費亭。拜石堂。東海亭。陶齋。葺三星堂。芙蓉莊。且止園。庫公構二峯。嘯亭。放鹿亭。庫公庵。陸竇村屋。余構三峯。靜軒。陳亭。山月

亭。修復古香庭院。祠陳徵君。修聰師墓。及疏柴草堂。神構四峯隱廬。九峯草堂。招隱堂。鱸魚亭。點易臺。鉢堂。勿庵。蠡庵。秋水庵。芭蕉庵。鏡湖草堂。淨土庵。長生庵。放生亭。萬佛萬仙廊。又為祠屋。祀山中先賢。曰尚友堂。薛構五峯吟閣。曹齋。學士亭。梅花庵。庵下種梅萬樹。機構六峯琴齋。萬花庵。平原村屋。橫雲構七峯雪堂。只怡堂。醉花吟月之堂。常清靜室。高視亭。可無詩亭。橫雲多層障。怪石。下繞清川。堂皆面壁。納翠亭。皆俯水。為九峯最盛處。又建忠孝祠。祀方孝三公。天馬構八峯竹樓。半珠庵。修三高士墓。昆構九峯奕圃。玉山草堂。湧月臺。玉光亭。七君子堂。他如橫雲。支山。石鼓。則構二十四峯閣。蓮花庵。琳宮梵剎之隸。九峯者。如余之沐堂。宣妙講寺。昭慶寺。萬佛閣。神之崇真道院。機之呂祖庵。橫雲之清風禪院。靈鷲永福諸庵。天馬之圓智寺。朝真道院。昆之泗洲塔院。靡不修舉。孔宅則建願學堂。知天草堂。萬卷堂。以待遠近來學者。其數相往來之客。為陸侯庵。周釜山。吳梅村。黃九烟。朱葵石。葉級庵。董蒼水。歸元。茶。及山夫。紫岳心諸先生。方外則費隱旅庵。王崑陽也。晚好二氏學。放養六畜。給資本。勸勉屠戶。故於優曇庵。大生庵。保福庵。天仙湖。白龍潭。鏡湖。市橋。皆有放生處。至康熙廿一年。奉月趺坐而逝。享年五十有九。葬五十保一區。月字圩內。

鼠銜燈草

六十年夏。太平橋畔。有燈籠店龔姓者。黃昏時。烟騰於街。自其家出也。隣里振聞而入。則火已熄。布帳燒去其半。夫婦同卧。身皆焦灼。奄奄向人曰。頃見碩鼠銜燈蓋中草。曳而走。匿枕畔。帳遂燃。身不能起。為火所逼。痛楚難狀。至明日。夫婦俱死。一子綳卧牀上。髮膚無傷。按龔素同貶魄。無大罪過。惟平日以燈紙代薪。殘字盡納諸窻。始知降殃者非酷。

柳棺流血

張蓋香紀宗以辛卯科中式。明年會試。下第歸。過臨清。逢壽張縣王倫。逆亂後。屍橫遍野。河水皆赤。觸穢惡氣。委蛻舟次。棺不可得。盛以柳木。至家。血猶淋漓。弟柳香輝宗詩。文名噪一時。殆於水。一子鳳工詩。纔為博士弟子。又卒。文人之厄。無適此者。殆木秀於林。風必推之歟。

三唐二陸

向來邑中。文人稱三唐二陸。謂唐師遂疏。侶宋來虞。陸臨潭疏。或扶桑疏。最後三唐則德言詩傳。立之道復。象嵩鼻也。今莫衰莫紹。漸不能成。鐵爐步名。因憶同時著姓。

如李潘孫蔡袁陳。皆近蕭索。至我家弟兄四十餘人。唯予與弟系尚在警序中。幾有樂卻胥原之感。

龍過

律中夷則月十四日晚。有白龍自東北來。至金澤鎮。池邊而南。去地祇三四丈。過處屋瓦盡飛。行船吸至半空。擲下。板寸寸裂。距里許。有村落。曰玉田。被患尤甚。

盜蘭

角鎮楊鐵匠。雅愛香草。搜尋無藝。逢友某以數文買兩莖。鱗與水仙等埒。匠叱叱稱佳種。囑好蔣種。陰使人許償直五金。某歛款相告。陽曰請無賤售。如為興生計。吾能相倍。某諾。肆軫轉假貸以付。壘以虞山泥。覆以青紗帳。拱若珠華黎綠。時有劉生同嗜。願警元寶。佛然起曰。吾豈販賤賣貴耶。訖不許。劉計左。其門客進方畧。曰伊室卑淺。可穴而盜也。匠已窺密。綴綴未嘗違捨。即露初星晚。猶擁松明作陪對。翌數日。頗愜甘寢。透明蘭失。喙赫赴巡檢司。訴被竊。不直。闖然至城。喊稟於縣。株連數人。竟成大案。縣訊無証。竟又弗伸。既歸。憤劉憶花。終日以淚拭面。營營物故。蘭至劉宅。竟不作花。

歷本

有族弟嬰瘵疾。經歲守慢城。嘗謂余曰。不意近來身子。竟可作歷本看。每逢二十四節。無不先覺也。

書家

吾郡自董張兩文敏公。書法名天下。而後博雅能文者。咸得窮六藝。究八體。以擅鸞鷲鷹跖之奇。有如陸春谷。鴻繡楊辛庵。大鋪陸蒲塘。梓宗潘達齋。雲妻予叔祖固堂。自穀伯父琴溪。祖均皆手握靈珠。為儒林所推許。然古人香矣。未知翰墨流傳。後來能搜尋寶貴否。

銀價

嘉慶元年。白銀每錢一百三十文。洋錢每個作一十一百三十餘文。

周孝女

孝女名瑞英。華亭人。父魯璠公。有聲黉序。隱泗水之畔。生二女。長即瑞英。次曉英。俱習禮明詩。能通大義。鉞衽之旁。縹緗度積。人咸稱為女學士云。無何父病。一切喪祭費。瑞英親自拊擋。無闕禮家本寒素。至是益艱新米。母有憂色。乃慨然曰。母期於子

者為終養計也。兒即女。亦可代子職。明日易釵而弁。於家塾為童子師。一時執贄來者。爭拜絳紗。問經義。如宣文君故事。以館穀所入。供老母。其妹年及笄。為配祥澤塘黃生。發有生亦擯學士。琴瑟好合。女性儉約。經歲常齋。日課生徒。夜篝燈針黹。心力俱瘁。年止三十有四。病劇。以母托妹。未幾母沒。與其父並塋於塘橋鎮西之徐家浜。孝女亦得祔葬。皆黃氏力焉。愛筠有傳。此其崖畧爾。

女塾師

鍾女士元圃。若玉。適崑山諸生周。官畫臨崔白。字學鍾王。詩宗韋柳。皆掃除脂粉氣。人更端莊柔淑。嶷景蕭颯。依婿居茸城。訓女生為業。婿潘姓。亦坎河。藉母筆墨作用。度嘉慶七年去世。年六十有六。曾貽詩扇於子婦。惜亡已久。詩不能記憶。

遊園題額

邑廟為城中勝景。舊名靈園。基址閒敞。四方咸為談討。丙辰春。學臺劉雲房。推之至。止。邑尊奉事唯謹。逸蓋傳暢。自暮達旦始散。劉公題園為曲水。而園之名愈著。然登房架屋。殊無繪曲致。王梅影觀察。興克來遊。嘆曰。可惜許多銀子。斯言旨哉。

路旁獲銀

珠街閣范某。行八。緣事被責。恥逃外省。輟轉之蜀。不能自存。知同邑金仁圩為縣丞。求托宇下。金非素識。念桑梓誼。姑留於署。范無所能。令司竈觚。時值用兵。有某將軍路過。金歛以酒。將軍極賞。烹飪。因邀之去。後隨解餉往營中。閒走曠野。見屍橫滿溪谷。路陂銀葉繁。潛告將軍。囊括以歸。放良後。援道銜入籍。四川嘉慶元年。道紀迎其眷屬。仰羨者籍籍傳道路。因思漢時語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不禁為之三嘆。

石柱坡

石柱坡。俗復稱一綫天。在北門內。舊為藏嬌所。前臨河水。人跡罕到。又賣花船齊泊於此。當春夏傍晚。交隣比多妖嬈兒。晚妝初卸。倚門談笑。珠蘭茉莉香。薰人欲醉。維時紈茵浪子。擲心賣眼。宛作風流蕞澤。今則半成廟宇。半為巨室。佳人多屬沙叱利。無復當年風致矣。

率叔

東門外莊監生。厚於貲。加捐作貢。頂趾之雅骨。凡門戶器皿。皆用官銜封記。新置蓑桶。亦寫後選儒學字樣。又曾投刺姻戚。與族叔偕。寫帖曰。莊某率叔某頓首拜。叔詳辨之。曰。我年長於汝。况我為貢生。汝為監生。無所為非也。其叔為子僚婿。憤而告子。

陰致反目

菘宅村陳某。設店門首。有李常懼。店惟薛策三何敬文相來往。兩人通蕩不羈。陳室某氏憎之。陰作申申。一日陳如郡。倩何守店。店間壁即內室。須臾薛來尋陳。何搖手以示。附耳曰。伊往郡娶妻。未必即歸也。薛佯驚曰。內知之乎。曰。恐牆有耳。議寄城中某戚家。餘語糝糊。不復辨。氏聞其概。怒填胸臆。洎陳歸。氏吼起。釜甑盂盒紡績具。抵院殆盡。陳驚問故。氏曰。問爾何故。陳曰。我無故。氏曰。我祇為無故。故。陳終不知故。默坐於店。氏已憤卧。冰襟者數日。何薛送面承誑罪。仍復卿卿。

烟筒喇叭

何元長好結納。四方挾薄技者。多伸僂起。雙而至。一人自言能吹烟筒喇叭。出其筒長三尺餘。織上豐下。兩頭纏紫銅。吸烟竟。拍去其爐。徐徐吹之。初吐新鶯晚曉聲。次作寒雁唳唳聲。繼如鸞嘯。後等牛鳴。嗒嗒啞啞。較樂工所用尤為動聽。易以他筒弗能矣。

燈架作刀

昔九峯公。與諸同人為燕飲之會。酒酣以往。間作嘯歌。曾聚沈漁山。青來堂。施君

維翰高唱大江東一齣奮袖起舞以燈架當大刀舒展力猛觸柱成兩段今沈氏子孫猶藏之謂是前賢風流遺跡以誇示於人。

種銀子

塔院僧性鄙怯不念法華經不理梁皇懺脣脂可厭有江西客來屬間以酒肉啖僧頗相中後密謂曰我習種銀術欲助汝汝有意乎僧問何謂曰以銀埋地有符籙拜禱法閱七日一可得十僧未信姑付銀一還其種客禹步庭前喃喃作咒語掘地埋之扃戶出囑弗窺探至期啟視則繁然者十矣僧大喜投地曰可多種乎曰何不可母多則子愈多唯紙鏹亦須多耳僧乃罄其己之所有又將衣帽及鐘磬鏡鉢之屬盡質於典不足復借隣寺之鐘磬鏡鉢亦質於典侵曉詣城買紙鏹數十欣欣付客作法客如前狀闌然扃戶至明午客亡兩三日無迹急掘所藏則零碎碎瓦而已僧搶呼欲絕後十餘年復有外科醫徐甲者傳種洋錢事過賺畧同僧而所賺更多故徐之盈門索債亦倍於僧。

春人讀書

浦東徐秀官傭於人穀粟來無行李唯肩書一囊暇即吟哦時與搗聲相錯雜酬以

值。悉買書。書亦無所擇。大約理學居多。至歲底。擔揭去。明年復然。木齋聞而異之。曾訪其人。

擊賊

魏約庵。好緣。擅技擊之術。睡縣後街客棧。夜未艾。有賊至。同伴先下。被賊一棍。魏繼下。賊打魏。魏奪之。賊失棍跳去。旁屋內復有數賊。持械負包出。魏先擊持械人倒地。負包者委而走。即被擒住。背後一賊。以反罐從腦後擲來。罐中皆火。急閃。墜於肩。以手拂火。而倒者擒住者紛紛逃竄。隨踪進趕。由大通橋至蟠槐樹間。將薄賊。賊下水。魏未學泅。乃返。又歲底。自鄉間回。斜暉西墜。腰纏數金。過柘澤廟。有三人由小岸來。忽兩人越前行。一隨於後。前者曰。汝金放下。言未竟。後之巨挺飛至。魏轉身從旁一撲。人與挺俱墜。抗拒忙急。已燈亦息。前面人乘暗扭住。因以兩指撚其喉。賊不能動。亦掠於河。其一佺公遜去。

仇英畫

先祖舊藏仇十洲冊葉十六燈。人物花鳥。皆盡態極妍。幾於有聲有臭。號為真蹟。遺於叔父。孟傳迨叔去世。被孀舅氏周取去。同柳公權之銀杯羽化矣。後在骨董店見。

一漢宮春晚圖。雖不辨真贋。而精雅可愛。問價索二十金。知非寒士所能妄想也。回思舊物。彌增惋惜。

出燈

縣役李某。於花朝之夜。攜燈數盞。遨遊街市。有人格然笑於旁。李歸。忿火中騰。遂逐邑中能繫燈者。窮工極巧。務雪一日之恥。而向所笑之人。邇邇各處能繫燈者。窮工極巧。務蓋李某之上。於是兩家燈各不已。至三月中。一邑助興。既又互爭其奇。槌鼓鳴鈺。城為不夜。使具目者受眩焉。

魔人自斃

北關外有人。以毀橋為事。俟橋之修。則向匠索謝。故與匠表裡為姦。近來橋多坍塌。半由庠是。後修龍安橋。某亦與俱。凡橋始造。匠有魔魅術。是日清晨。匠問妨碍何處。某曰。城裡人言未畢。兩手直不能拳曲。蓋言時身立繩內。如響斯應焉。遂為乞丐。終湯虞尊逆泰知其姓氏。時曰。予忘之矣。

脖中蛇

翟君振飛。誠悃具肝胆。暇習扁盧術。多奇中。一族弟苦無子。忽婦懷孕。邀公切脈。公

曰。弟艱於嗣。今有佳朕。固幸甚。然按脈竊有異。當為下之。弟冗豫未決。歸告其父。曰。振飛豈誤人者。急投以藥。乃產一腓。剖之得蛇二。猶蝮螭而行。

入泮慰婦

張星槎秦年踰不惑。無立錐地。猶困童子場。賴室人倪賢。偕其女鍼。帶紡績。以易薪米。冬夏皆至丙夜。偶有不給。則忍餓飲其夫。終不以家事妨誦讀。逮丁巳四月科試後。予探其家。則目汁滾滾。如斷貫珠。問之曰。吾恐無顏見妻子也。漏刻間。報條宣至。予亦為之狂喜。一衿不足為榮。亦數十年辛苦。聊以償報爾。

死年同父

顧鶴巢松素誠樸。謹言語。丁巳春。謂子文煜曰。昔吾二十八歲。遭風木之傷。時先君年五十有七。今我與若年俱符。恐子壽弗將也。言之貌甚戚。至秋。鶴巢果謝世。

庸醫

東關吳氏婦。偶發寒熱。邀醫視之。曰。暑也。為治其暑。不能愈。易醫視之。曰。濕也。曰。風寒也。為治濕治風寒。又不愈。纏綿四五月。四肢漸腫。腹漸大。心衣不能約。則曰。榮衛不和。虛矣。極力補之。腫不退。凡城中請靈樞素問者。悉延之。悉袖手無策。乃請專治。

鼓症者來曰此鼓也。久為庸醫所誤。攻之瀉之。如故。踰旬腹痛。復問前醫。曰痧耳。至晚生子。乃知前此有身也。然以攻補亂投。母與子俱不能生。

清竒古怪

邑中績學士。向有清竒古怪之目。謂方淳遠。玉臺李維容。大綬顧書巖。岳俞承天。玉

海也李舉孝廉即奄然委化。方顧俞三公。抑厭紙窗敗案間。老益萎膝。見者如遇過時古物。爭避面。相笑相歎。歎之。豐於才而晉於命。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捕魚逢盜

郡有捕石首魚者。戊午三月十五。結伴至海畔。忽遇洋匪。蔡奪船。繫三人去。兩人見殺。獨一人則以沈水。浮至陽山。觸石而止。併力緣上。然四圍激湍。履踏無由。坐三日。見前船過。自惟欲肉心亡。不如被殺之為淨。遂高聲喊船來。問故。曰腹餒思啣耳。竟擲蓮心桂圓兩盒。踰日噉盡。復見前船。復高聲喊曰。奮子尚未死。諒非應死者。可使小船載置海灘。某危掉行百里。知與寧波不遠。因乞食歸。

小檀園

廖古檀先生。景文性喜風華。才尤跌宕。出宰繁劇。能著循聲。及投綬歸。卜築小檀園。

於吾里。既擅園林之勝。復多絲竹之娛。伶工侍妾。輦以所誤。小青雜曲。依聲迭奏。故桑榆晚景。逸興倍豪。每招致名流。飛觴坐月。為一時風驗。盟長自歸道山。鶯花無主。雕梁畫檻。蛛網塵封矣。予以髫年。遠其青盼。近與令媛。織雲詩詞。唱和。暇緡清綺。嗽芳詩話兩集。不勝今昔之懷云。

星移戶

戊午九月。有星移於天。如飛如織。輝光四布。如是者數夜。

宣公墓

陸宣公。新唐書稱蘇州嘉興人。張東海云。雲間未陞郡時。或隸蘇。或隸秀。故人物之見諸史者。不以雲間書。若陸敬輿。雲間產也。圖志弗考。遂至缺佚。昔蔡遠泉謂伊五六歲時。過察院場。見西偏古塚一。父執指曰。此宣公墓也。後遍尋。若海外之望雲來馬。耆老凋謝。咨問無從。邇來四址。無墻垠。唯戴姓庭中。有隆然者。亦未知是否。

樵婦

予遊宛陵。過石封。觀一媿嫗婦。蓬首擔束薪。偕五六厲人。蹙蹙山徑。睨其貌。狗態生。嬌。秋波流慧。世間。此艷麗。記顛不刺的西廂文一節。誰誦再四。顧問舉人。識之乎。

對曰。山婦耳。烏知之。予思此婦。苟加薰沐。得富商貴介。金屋貯之。將令見者拭目。聞者竦耳。奉天人稱神女。可以耀世宙。即不然。稍貶志節。獻媚北里南院間。亦足衣錦。厭梁肉。何至受此折磨。不為廝養所識。然安知非自恃容華。竊傷淪落。求一知己。弗得。平日撫膺慟哭。淚沾牀簀。又安知非心鄙屈身希寵者。獨倖作態。而韜伏明姿。甘自埋沒於泥塗。沈思既久。萬緒環生。不覺灰心木坐。蓋多情蚤被無情惱也。舉人笑。余癡。勸驅車去。萍水剛逢。風花便別。又悵領畧殊疎矣。

神虎

由石封去。踰長洪嶺。同行者單山而望。相告曰。客歲有客乘輿過此。倏虎至。攫其後之人去。乘輿者與在前者皆未及知。蓋神虎也。夫地當幽僻。徑極繚曲。又崑山便繞。古木陰森。則鬼怪之出沒。魍魎之往來。亦固其所。即目為神。殊覺嘆喑太甚也。

葬妻

里有葬妻者。作墓誌。客以問余。余按春秋隱公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穀梁傳。夫人隱公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日知錄曰。春秋之例。葬君則書。葬君母則書。葬妻則不書。所以別禮之輕重也。隱見存而夫人薨。故葬不書。依此則

葬妻而為誌若表者皆非。古人作墓誌有合葬而不書於碑額以夫統妻本乎此也。然則以子葬母寧不可為之乎。曰以子葬母則必父卒而後子可居葬母之名否則猶之葬妻耳。

青龍寺

青龍鎮一稱龍江。吳大帝曾於此造青龍戰艦。其地控江連海。唐時置鎮防禦。為海舶所輻輳。至五代猶稱雄鎮。號小杭州。已而潮淤水涸。市舶徙太倉。民業以衰。內有隆福寺。創於唐天寶二年。宋建炎中。妙普法華二尊者相繼顯迹。寺遂雄鉅。為由拳勝槩。嘉慶戊午三月。住僧不戒於火。兩日夜弗戢。紺宮蓮界。辜較盡矣。

孝婦染疫

婁邑程子春師義居約時。為盛氏贅婿。盛素豐。只一女。名文安。不令于歸。某年時疫起。子春暮遊在外。女毅然請省舅姑。父母不許。女曰。凡人娶媳。皆為老來計耳。今家貧。子出。孤苦無依。倘一朝有故。兇罪莫贖矣。如病有濡染。死亦無悔。遂歸程。極力孝養。甘心勞動。積月舅姑痊。女竟染病死。嘉慶元年。子春舉孝廉方正。愛筠曰。伊夫人不愧此四字。因言其概。